

塞外文苑

■张文平

《敕勒歌》——一首千古绝唱的诞生与流传



王阔涛摄影

2018年3月10日,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栏目迎来了内蒙古籍的歌手腾格尔,一首流传1500多年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在邵瑞娅的童音和腾格尔的苍凉声中唱响,震撼了现场的观众;两年后,80后歌手谭维维携改编后的《敕勒歌》再次登上同一个舞台,用独特的视角演绎了北魏时期塞北大地空旷、寂寥的过往。

那么,《敕勒歌》这短短27个字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它究竟出自于何人的创作,又有着怎样宏阔的历史背景呢?

要想知道《敕勒歌》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了解敕勒川。

现在的人们,已经将敕勒川归结为阴山脚下呼和浩特平原这一带上演了3000多年游牧历史剧的广阔舞台,敕勒川已凝结成为一个草原文化的符号,用大漠苍穹、白云朵朵和绿野花海来填充它的内涵。

可是,最早的敕勒川,是与敕勒族密不可分的。

那么,敕勒族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浩瀚的大漠南北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敕勒、突厥、回鹘、契丹、库莫奚、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着草原牧歌式的连载传奇。

到了公元4世纪末期,发源于呼伦贝尔草原的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就在拓跋人把目光更多地瞄向草原以南地方的时候,他们留下的广袤空间被柔然和敕勒填充。

敕勒,在我们的历史中有丁零、狄历、铁勒、高车等好多称呼。公元5世纪早期,他们逐步迁徙至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北魏王朝设置六镇管理这些敕勒部族,敕勒人则继续保持了游牧传统,为北魏王朝守卫边疆。

春日抒怀

■张文静

父亲留下来的686页的《唐诗宋词》,是陪伴我20多年的枕边书。夜深人静时,休闲假日时,常读常新,为之沉醉,缱绻其中。

若说唐诗里的春,可谓一派古诗词的博观盛景。或婉转、或清浅、或隐约、或蓬勃。慕母潜的《春泛若耶溪》,是我较喜欢的一首:“幽意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路入溪口。”诗人在晚风轻拂下泛舟,轻松快乐,春花掩映中不知不觉到了溪口。结尾“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诗人才华横溢,虽略感前途渺茫,却有行溪泛舟超脱沉俗、胸怀大志境界悠远之情致。

再读王维的《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内心不禁为似锦繁花的气象而振奋。颌联“宝舆迴出千门柳,阁道回看林苑百花恰似锦绣。

构建诚信教育体系·诚信文化

尼泊尔的少年

早年,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很少有外国人涉足,后来,许多日本人到这里观光旅游,据说这是源于一位少年的诚信。一天,几位日本摄影师请当地一位少年代买啤酒。这位少年为之跑了3个多小时。第二天,那个少年又自告奋勇地再替他们买啤酒。这次摄影师们给了他很多钱,但直到第三天下午那个少年还没回来。于是,摄影师们议论纷纷,都认为那个少年把钱骗走了。第三天夜里,那个少年却敲开了摄影师的门。原来,他只购得4瓶啤酒,而后,他又翻了一座山,趟过一条河,才购得另外6瓶,返回时摔坏了3瓶。他哭着拿着碎玻璃片,向摄影师交回零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这个故事使许多外国人深受感动。后来,到这儿的游客就越来越多。

诗林漫步

■北琪

淇水遐思

淇水

一条河流,长于历史
一部《诗经》,高于庙宇
一朵樱花,不能在诗经的页面上
统领文字的布局
一朵樱花,不能苟且于木本的命运
重复着春去秋来

淇河,绝不甘心让自己
流淌成一条直线
千折百回中承载岁月
樱花簌簌,试图从翻开的篇章内部
落下来

樱花,从此爱上这条河
芳心所系
这河水清澈,波上风声浩荡
白鹤掠水,谁说那不够惊鸿一瞥
浪花叠起
谁说河流生不出翅膀
飞向远方

万物摇曳

是该红于二月花
还是归于泥土
一枚黄叶站在枝头,左右为难

菊花想再雅致一些
柿子想把火红举得再高一点
一只松鼠在洞穴里思索,如何在冬季
守住自己的最后一颗松果

一场霜冻,将万物的心思
一笔勾销
高空,一朵云,载着蔚蓝
等待泥土解冻

下如词中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袁去华有云:“夜来雨。赖得得、东风吹住。海棠正妖烧处。且留取。悄庭户。试细听、莺啼燕语。”夜间的绵绵细雨,被春风打住,那盛开的海棠花,此刻显得分外妖娆美丽,愿这美景长留不去。庭院中悄然无声,用心细听,那一声声莺啼燕语,分明与人一样,惟愿春天不要走得太快。词中有对美好春色的赞美,也有对春光消逝的深深眷恋。这两首词,皆由景入情,用词清丽典雅,环境气氛由轻清而重浊,情致由委婉幽深而直抒胸臆,一气舒卷,笔触细腻柔和,语淡情深。

李白之《春思》,刘方平之《春怨》,皇甫冉之《春思》……当心中对远方佳人念念不忘时,春天就是寄托思念的形式和锦书。“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柳。”“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这些佳句围绕一个“春”字,无不使人触景生情,看似无理之语,妙传不尽之情。千古名篇佳句的艺术表现力可见一斑。

宋词里的春意,可谓婉约而别致。

辛弃疾词中有言:“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春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青城当

射箭,行兵使用匈奴的办法,望着飞扬的尘土能判断出有多少马兵步军,嗅一嗅地面,能知道军队已经离开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斛律金与高欢一家友情可谓史上奇迹,他作为功名显赫的老臣,一生对高家三代可算是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北齐是南北朝时期只存在了27年的短命政权,它的创始人高欢很多人并不熟悉。不过,前边提到斛律金演唱《敕勒歌》的战场在今山西南部,而《敕勒歌》则是高欢和斛律金的家乡敕勒川的歌曲。

高欢和斛律金的家乡怀朔镇,是北魏六镇之中最为重要的军镇之一,旧址为今天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城圉圉古城。

古城遗址今犹在,黄河支流昆都仑河的上游五金河穿过古城。俯瞰这里,它坐落在阴山山脉北麓的白灵淖盆地南缘。北魏初年,这个盆地有另一个名字,叫纽垵川。

这就涉及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字——川。

川字是象形字,最早是水流的意思,北朝时期的川则专指盆地。大家知道,但凡水流之地,天长日久必定会形成两岸的冲积平原。在十分依赖自然资源的古代,有水源且肥沃的冲积平原,才是理想的生存之地。

纽垵川就是这样的地方,阴山南北地区类似的川还有很多,阴山以南的呼和浩特平原当时就叫云中川。敕勒人长久生活在纽垵川这样的川里,于是产生了敕勒川的地名。

在进入《敕勒歌》内容之前,我们还得先认识纽垵川里的一种植物,它叫白茅草。虽说今天由于它顽强的生命力已经被列为容易入侵的物种,但是在1500多年以前,它高大茂密,在斜射的阳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辉,朔风吹来,此起彼伏。那些在坡地

上吃草的牛羊时隐时现,于是怀朔镇人就唱了起来: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远方的阴山在雾霭的笼罩之下隐隐绰绰,汉语翻译鲜卑语时用了“阴山下”三个字,而原来的鲜卑语如何表述“阴山之北”,我们已无从知晓。

在北魏晚期“六镇之乱”的风云变幻之中,高欢和他的伙伴们趁势而起,逐鹿中原,终于闯下一片天地。此时,他的对手、同样来自六镇之一武川镇的西魏权臣宇文泰,明显棋高一着,在玉壁之战中打败了高欢。身受重伤的高欢自知朝不保夕,但作为一代枭雄,岂能束手认输,高欢强撑着病体,召集大多来自家乡怀朔镇的将领们,由斛律金领唱《敕勒歌》。

辽阔的草原、绵延的群山、成群的牛羊,儿时伙伴们走马逐兔、狗奔鹰翔,无忧无虑、纵情高歌,这些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待到平定天下之后,像刘邦一样“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是高欢和他的伙伴们共同的愿望;但此时的高欢清楚,对于一个病人膏肓的人来说,万事皆已成为不可能,英雄之泪不由潸然而下,在座的将领们也都呜咽不能再歌!

但斛律金这一歌,把辽阔、苍凉之美和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保留下来,成为汉语文学中风格硬朗的一支美学血脉,影响深远。而《敕勒歌》的不断唱响、敕勒川的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也必将超出敕勒人生活的纽垵川,成为阴山山脉两翼地理的指代,成为中华民族生态观和传统文化的载体。

它的共鸣性一如川妹子谭维维和蒙古娃娃腾格尔,在《经典咏流传》的同一舞台上,以完全迥异的演绎,博得全国人民同声的喝彩。

北部敕勒川草原景观文化旅游带作为呼和浩特市在文化旅游“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与黄河文化遥相呼应,是在新时期对敕勒川文化的拓展和进一步的应用。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敕勒川和《敕勒歌》将会带着草原的馨香,带给人们更多的人文地理体验。

敕勒川,它是一片历史的天空,它也是一片地理的区域,它更是一片驻留于我们心灵中的文化风景。



呼和浩特是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代,呼和浩特地区是赵国的属地,公元前399—387年,赵武侯在这里建立了“云中城”。秦汉以来,沿用的时间长达1000多年。从这个史实上说,呼和浩特的建城史已达2300多年。

呼和浩特最晚的古城绥远城建于清代,也有3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呼和浩特地区历代所建造的大小古城有87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战国时期的云中古城,汉代的定襄故城,唐代的东受降城,辽金时期的古丰州城以及明清以来的归化城和绥远城等等。较小的有原阳古城、武泉古城、陶林古城、白道古城、安陶古城、北舆古城、哈拉沁沟口古城、大古城古城、古城村古城、桢陵古城、阳寿古城、土城子古城、什尔登古城、武成古城、武进古城、云阳古城、桐过古城等等。在这些古城中,虽然大部分建筑已经成遗址,但其昔日独有的风貌仍在诉说着塞外名城悠久的历史……

西汉时期,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建造城市最多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呼和浩特地区历史上居住人口最多的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呼和浩特地区一带的人口达到了近40万人。为了加强管理,汉代在本地区建造了大大小小的县城20多座。

呼和浩特周边的旗、县境内,古城和古城遗址像众星捧月似地环绕着塞外明珠,相对比较大的古城遗址有以下几个:

云中古城,在呼和浩特西南45公里处的托克托县古城乡,是战国时期赵武侯所建的古城,这座中国历史上频繁提到的云中城,是我国古代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最早建立的一座古城,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最早建成的草原城。

土城子古城,位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上土城子村北,古城依山傍水,是连接关内与阴山南北的要冲地带。该城历时千年之久,是内蒙古地区利用时间最长的古城。北魏时期取名“盛乐”,是鲜卑民族在建立北魏王朝和入主中原之前在北方最早建立的一座都城。这座古城,历代都享有盛名,史籍中有不少记载。

托克托古城,呼和浩特西南85公里处的托克托县城关镇北,有一座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的古城,这就是经历了唐代、辽金元三代、明代、清代等历史阶段,被沿用了1000多年的托克托县东沙岗古城遗址。古城在唐代称为“东受降城”,辽金元三代名为“东胜州”,明代改称为“东胜卫”,清代曾被称为“脱脱城”,传说是由明代土默特首领阿勒坦汗义子脱脱所建,故称“脱脱城”。

白道古城,白道城遗址在今呼和浩特北郊大青山南麓的坝口子村。白道城曾经是北魏王朝兴建的一座军事城堡,此城堡扼控南北交通,在军事上有重要的战略作用。白道城在呼和浩特的历史上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丰州古城,对于呼和浩特地区的各族人民来说,提起“丰州”并不生疏,而且很有亲切之感,因为仅就近代的呼和浩特市内以丰州命名的处所而言就不止一处,其中有学府——古丰书院;有饭庄——古丰轩;有百货商店——丰州商场;有街道——丰州路;就连呼和浩特日报的副刊亦称“丰州滩”。由此可见呼和浩特与古丰州有源远流长的联系。丰州古城是辽王朝在其疆土的西南部兴建的一座军事重镇,也是辽代境内最大的州城和商贸中心。过去,呼和浩特地区因此城的著名而被称为“丰州滩”。古城遗址在今呼和浩特飞机场不远处的白塔村,距市区约20公里,坐火车从东向西快进入呼和浩特时,就能远远看见矗立在旷野中高大巍峨的白塔——这是丰州古城仅存的遗迹。

现今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城是:

归化城,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明代音译为“库库和屯”,为蒙古语,“青色的城”之意。该古城位于玉泉区境内,俗称为“旧城”。归化城是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与其夫人三娘子共同主持兴建的,明廷赐名为“归化城”。归化城建成后,三娘子定居于此,成了城市的“管领”。阿勒坦汗病逝后,她以归化城为政治舞台,继续辅佐阿勒坦汗的儿子黄台吉和孙子扯力克二代土默特首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又称归化城为“三娘子城”。

绥远城,始建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1739年(乾隆四年)建成。该城位于现在的新城区和赛罕区境内,清廷命名为“绥远城”。因是新建之城,故俗称为“新城”。清廷建筑绥远城的初衷是屯兵之用,最初的绥远城也主要是驻扎八旗兵,乾隆初年驻防八旗将士达3900多人,到清朝末年,八旗兵加上行政官员和眷属,全城人口达11000多人。



乐炎摄影